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禮通考卷九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湄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汪鏞

謄錄監生臣翟灝

欽定四庫全書

讀禮通考卷九十六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喪具二

棺束

檀弓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

注衡當為橫衽今小要

棺束者古棺束無釘缺用皮束合之縮縱也縱束者二

行橫束者三行也衽小要也其形兩頭廣中央小既不

因釘但免鑿棺邊及兩頭令際處作坎形以小要連之

今國棺並相對每束之處以一行之衽連之若豎束之

處則豎者其衽以連棺蓋及底之木使與

棺頭尾之材相同固莫時呼衽為小要也

欽定四庫全書

讀禮通考

釋名棺束曰緘緘咸也古者棺不釘也旁際曰小要其要約小也又謂之衽衽任也任制際會使不解也

槨

檀弓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注材槨材也木工宜乾腊且殯成疏布班也殯後

十日班布告下覓槨材及明器之材或云布其木宜乾腊故須豫暴之也

王安石曰布陳也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

注沐治也

原壤

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

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

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

為故也

注木槨材也託寄也謂叩木以作音疏槨材文彩似鯉之首夫子手執斤斧如女子之手卷

然柔弱

周禮地官閭師不樹者無槨

注槨周棺也疏庶人五畝之宅樹以桑麻今宅不

毛非直罰以里布死後又無五寸之槨也

論語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

集注顏路淵之父請為槨欲賣

車以買槨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

樽吾不徒行以為之樽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集注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

胡寅曰孔子過舊館人之喪常脫驂以贈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邪葬可以無樽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驚諸市也且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

釋名樽廓也廓落在表之言也

方慤曰樽之於棺如城之有郭也

木榑

古史考禹作土塋以周棺湯作木榑易土塋也

輦榑

越絕書禹葬會稽輦榑桐棺

松榑

喪大記君松榑

疏君諸侯也諸侯用松心為榑材

柏榑

檀弓柏榑以端長六尺

注端題湊也其方蓋一尺柏榑謂榑用柏也天子柏諸侯

松大夫柏士雜木也鄭注方相職云天子樽柏黃腸為裏而表以石馬瑞猶頭也積柏材作樽並葦材頭故云以端長六尺者天子樽制每段長六尺而方一尺天子以下庶人以上鄭注喪大記具之以此木之端首題漆嚮內知其方一尺者以庶人四寸之棺五寸之樽樽厚於棺一寸案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君謂諸侯則天子之大棺或當九寸其樽厚一尺故云其方蓋一尺則樽之厚也如鄭此言樽材並皆從下壘至上始為題漆漆嚮也言木之頭相向而作四阿也如此乃得樽之厚薄與棺相準皇氏以為壘樽材從下即題漆樽六尺與棺全不相應其義非也

張子曰古之樽言井樽以大木自下排上來非如今日之龍棺也故其四隅有隙可以置物也胡銓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謂之黃腸木頭皆內向故云題漆其方一尺詳見漢書霍光傳及漢儀注

所載者

喪大記大夫柏槨

雜木槨

喪大記士雜木槨

石槨

檀弓有子問於曾子曰聞喪於夫子乎

注喪謂仕失位也

曰聞

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

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
曾子以斯言告于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
昔者夫子居于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
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
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注敬叔魯孟僖
子之子仲孫閱當失位去魯得反載其實來朝于君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
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
之言告於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

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

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

注中都魯邑名也孔子嘗為之宰為民作制

昔者

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

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吳澄曰自猶獨也天子至于庶人皆是木槨慮其易朽腐而獨自為石槨也三年而不成者成之難費財

多也

水經注泗水又南逕宋大夫桓魋冢西山抗泗水上而畫石鑿而為冢今人謂之石槨者也郭有二重石作工

巧

西京雜記魏襄王冢以文石為椁高八尺許廣狹容四十人以手捫椁滑液如新

漢書劉向傳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

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圍五里有餘石椁為游館

李奇曰

中為遊戲之觀也師古曰多累石作椁于壙中以為離宮別館也

人膏為燈燭水銀為

江海黃金為鳧雁

漢書文帝至霸陵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

紆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張釋之前曰
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
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

吳越春秋吳王有女自殺闔閭痛之葬於國西閭門外
鑿池積土文石為椁題湊為中

西京雜記滕公駕至東都門馬鳴跼不肯前以足跑
地久之滕公使士卒掘馬所跑地入三尺所得石椁
滕公以燭照之有銘焉乃以水洗寫其文文字皆古

異左右莫能知以問叔孫通通曰蝌蚪書也以今文
寫之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
滕公曰嗟乎天也吾死其即安此乎死遂葬焉

後漢明帝紀帝作壽陵石槨廣一丈二尺長二丈五尺

銅槨

皇覽闔閭墓鑄銅為槨

北堂書鈔衛青尚平陽公主後與主合葬冢在華山
葬時發土得銅槨一枚

裏樽

喪大記君裏樽虞筐大夫不裏樽士不虞筐

注裏樽之物虞筐之

文未聞也

疏盧氏雖有解釋

鄭云未聞今畧盧氏不錄也

吳澄曰君之樽有物以裏之而又有虞筐大夫

雖不裏樽而猶有虞筐士則并虞筐而無矣

徐師曾曰或曰虞安也虞筐即苞筭也以

安體魄故謂虞筐士不虞筐謂藏於旁也

壽藏樽

隸續延年益壽樽文三行十八字今存蜀中安帝永

初七年造謂之萬歲延年益壽樽當是壽冢中所刻

棺飾

既夕商祝飾柩一池紐前起後緇齊三采無貝

注飾柩為設牆

柩也中奠乃牆謂此也牆有布帷柩有布荒池者象宮室之承雷以竹為之狀如小車琴衣以青布一池縣於柩前紐所以聯帷荒前赤後黑因以為飾左右面各有前後齊居柩之中央若今小車蓋上縫矣以三采緇為之上朱中白下蒼著以絮

周禮天官縫人喪縫棺飾焉

喪大記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偽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翼二黻翼二畫翼

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
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黼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
三采三貝黼翼二畫翼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
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也揄紋纁紐二緇紐
二齊三采一貝畫翼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

纁

注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衆惡其親也荒蒙

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者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馬黼荒綠邊為黼文畫荒緣邊為雲氣火黻為列於其中耳偽當為帷大夫以上有

褚

以觀覆棺乃加帷荒于其上紐所以結連帷荒者也

池

以竹為之如小車簋衣以青布柳象宮室縣池于荒

之瓜端若承霄然云君大夫以銅為魚縣于池下掄掄
翟也青質五色畫之於絞繒而垂之以為振容象水草
之動搖行則又魚上拂池雜記大夫不掄絞屬于池下
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齊象車蓋縫縫合雜采為之形
如瓜分然綴貝落其上及旁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
求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漢禮翼以木為筐
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
其餘各如其象栢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定樹
於壙中檀弓曰周人牆置翼是也綏當為毼蓋五采羽
注于翼首也疏君龍帷者諸侯也帷柳車邊障也王
侯畫龍以象君德三池者織竹為龍挂于荒之瓜端象
平生宮室有承霄也天子生有四注屋四面承霄柳亦
四池諸侯屋亦四注而柳降一池闕于後一故三池也
振容者振動也容飾也以絞繒為之長丈餘如幡畫幡
上為雉縣于池下為容飾車行則幡動也補荒大三列
散三列者荒為柳車上覆謂鼈甲也緣荒邊為白黑黼

文於黼文之上荒之中央又畫火黻各三行列行也火
形如半環黻兩已相背也素錦褚者素白也褚屋也於
荒下用白錦為屋在路象宮室也加偽荒者惟是違牆
荒是上蓋褚覆竟而如帷荒於褚外也纁紐六者上蓋
與邊牆相離故以纁為紐連之旁各三凡六也齊五采
五貝者鼈甲上當中央形圓如車蓋高三尺徑二尺餘
凡車蓋四面有垂下旒今此齊形上象車蓋旁象蓋旒
上下縫各雜采繒列行相次如瓜內之子以穰為分限
又連貝為五行交絡齊上也黼翼二黻翼二畫翼二時
戴主者翼形似扇在路則障車入樽則障柅二畫黼二
畫黻二畫雲翼兩角皆戴圭玉禮器曰天子八翼諸侯
六大夫四魚躍拂池者凡池必有魚故此車池縣紋雉
又縣銅魚於振容間若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池也君纁
織亦纁披六者事異飾棺故更言君也棺橫束有三每
束而邊屈皮為紐三束有六紐用纁帛戴索連繫棺束
之紐與外畔柳材使相當值謂連棺著柳故有六戴纁

披亦用絳帛為之將一頭結此戴出一頭于帷外人牽之每戴繫之故亦有六也謂之披者若牽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軒車適下則引後以防翻車歌左則引右歌右則引左使車不傾覆也大夫帷畫雲氣二池前後各一池或云兩邊而已畫荒謂畫雲氣火黻錦褚與君同組用四不一色故二纁二玄也齊三采絳黃黑也貝亦降二也翼降兩黼翼角不圭但用五采羽作綬無綬雉而有魚躍拂池戴不並用纁其數與披同四也士惟一池在前亦畫榆雉於絞在于池上組降用玄緇四組連四旁也齊與大夫同一貝者一行絳之耳翼降二黻前纁後緇者戴當棺束通兩邊為四戴也二披用纁通兩旁則亦四披也鄭注以華道路及塋中以翼入塋中則知餘物堪入塋中者皆入

陸佃曰素錦褚即雜記所謂錦屋諸侯大夫士一也其異者士以葦席為幹爾齊裳下緝也謂以五采五

貝綴裳惟之下君纁戴六纁披六戴猶所謂緇披猶所謂引引之使行弗之欲止戴之使上披之欲下使係各也

明堂位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

嬰

注皆喪葬之飾 疏明魯有四代喪葬旌旗之飾

檀弓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翬設披周也

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

疏公西赤以飾棺榮夫子故為盛禮簡三王之法以章明

志識於是素錦為褚褚外加牆車邊置翬恐拒車傾虧而以繩左右維持之此皆周法其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繒為崇牙之飾此則殷法又韜盛旌旗之竿以素飾於扛首設長尋之旒此則夏禮夫子用三代之禮不

為僭者蓋用其
大夫之禮爾

軼軸



聶氏本

士喪禮升棺用軸蓋在下

注軸輶軸也輶狀如牀軸其輪輶而行疏軸狀如轉輶

刻兩頭為輶輶狀如長牀穿棺前後著金而闕軸焉

教繼公曰蓋在下者卻於棺之下也棺既升則入於殯中而蓋則置于序端與輶猶輪也以木闕其輶之中央而引之則輶由是而轉故以轉輶名之輶謂軸之兩末闕輪之處也蓋謂此輶之旁共有四輪前後各二又各有一軸以橫貫其棺與輪也

既夕遷于祖用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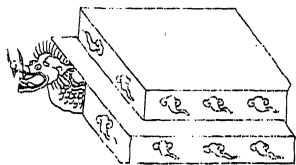
注遷徙也徙于祖朝祖廟也軸輶軸也疏下記云夷牀輶軸是也漢法

名轉軸為轉輶輶輪也輶狀如牀軸其輪輶而行是以輪為輶也以軸頭為輶刻軸使兩頭細穿入輶之兩輶前後二者皆然此輶既云長如牀則有先後兩畔之木狀如牀輶厚大為之而畔為孔著金釧于中前後兩畔

皆然然後闕軸於其中言程者以其
厚大可以容軸故名此木為程也

薛崇義曰案阮氏圖云輶軸與輶長一丈二尺廣四
尺士漆大夫以朱飾與浴牀則天子畫輶為龍如赤
雲氣

龍輓



聶氏本

喪大記君殯用輓櫨至於上畢塗屋

注輓猶散也屋殯上覆如屋者也天

子之殯居棺以龍楬櫨木題漆象榑上四注如屋以覆之畫塗之諸侯輓不畫龍櫨不題漆象榑其他亦如之

昨疏凡殯之禮天子先以龍楬置于客位殯處然後從乃從上加綃櫨于棺上然後以木題漆題頭也漆鄉也

謂以木頭相漆鄉內也象榑上之四注以覆之如屋形以泥塗之於屋之上又加席三重於殯上其諸侯殯時

則置棺楬內亦設木輓外木高于棺後加布幕於棺上又設木于塗上不題漆象榑也

亦中央高似屋形但不為四注

君葬用輓

疏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輓天子畫之以龍

鼎崇義曰龍輓其制似輅輅亦長丈二尺廣四尺取稱于輅前一帳畫龍於輅加赤雲氣君殯以輓車備

火之虞上

有四周

木車

周禮春官巾車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禭尾橐疏

飾小服皆疏

注木車不漆者蒲蔽謂羸蘭車以蒲為蔽天子喪服之車漢儀亦然犬禭以犬皮為

覆於此始遭喪所乘疏犬禭士喪記主人乘惡車白狗幣是也此喪車五乘貴賤皆同乘之

素車

周禮春官巾車素車棼蔽犬禭素飾小服皆素

注素車以白土

至車棼讀為頤頤麻以為蔽其禭服以素縗為緣此卒哭所乘

藻車

周禮春官巾車藻車藻蔽鹿淺禊革飾

注藻水草蒼色以蒼土壘車以

蒼繒為蔽也鹿淺禊以鹿夏皮為覆答又以所治去毛者緣之此既練所乘

駢車

周禮春官巾車駢車翟蔽然禊髮飾

注駢車邊側有漆飾也翟細革席也

以為蔽者漆則成藩即吉也然果然也髮亦多黑少之色車此大祥所乘疏下文漆車全有漆則此時未全

為漆果然獸名

漆車

周禮春官巾車漆車藩蔽紆禩雀飾

注漆車黑車藩時小車藩漆席以

為之紆胡犬雀黑多赤少之色章也此禩所乘疏凡漆不言色者皆黑且大夫所乘黑車及笄纓之飾直得黑名是凡車皆黑漆也

祥車

曲禮祥車曠左

注祥車葬之乘車空神位也疏為生時所乘葬時用為魂車

蜃車

周禮地官遂師大喪共蜃車之役

注蜃車柩路也柩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

有似于蜃因取名焉

稍人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

輓車

雜記大夫士死於道以布為輓而行至於家而說輓載

以輓車

注輓言用布白布不染也不言裳帷俱用布無所別也輓讀為輓或作輓許氏說文解字曰有

輓曰輓無輓曰輓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蜃輓聲

相近其制同乎輓崇蓋半乘車之輪疏此明大夫車

飾大夫以白布為輓不以蒲草染之初死及至家皆以

輓車至家說輓惟輓車在故云載以輓車說車說去其

車也凡在路載柩天子以下至士皆用蜃車其制與輓

車同周禮遂師共蜃車之役是天子也既夕云遂匠納

車于階間注云蜃車是士也此云輓車謂大夫也諸侯

不言可知其蜃車之形鄭注既夕禮其車之舉柩如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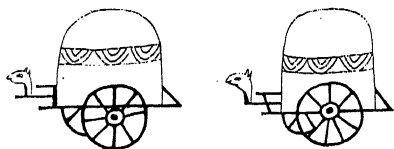
中央有轅前後出設轆轤轡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輻為輪迫地而行其輪有似于蜃故鄭云半乘車之輪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今云半之得三尺三寸也

喪大記大夫葬用輜士葬用國車

注詳下
縛條

釋名輿棺之車曰輜輜耳也懸於左右前後銅魚搖絞之屬耳耳然也

遣車



聶氏本

周禮春官巾車大喪飾遣車遂廡之行之

注遣車一曰鸞車廡興也

謂陳駕之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言飾還以金象革飾之如生存之車但麤小為之耳

夏官虎賁氏及葬從遣車而哭

注遣車王之魂魄所憑依疏遣車將葬盛所

苞奠遣送之車其車內既皆有牲體故云魂魄所依

校人大喪飾遣車之馬

檀弓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

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馬知禮

注言其太儉偪下非之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遣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九个謂所苞遣奠牲體

之數也 疏晏子父桓子是大夫遣車五乘而唯用一乘以葬故鄭云偪下也

雜記遣車視牢具疏布輅四面有章置于四隅

洋言車多少各

如所包遣車牲體之數也大夫以上乃有遣車輅其蓋也四面皆有郵蔽以隱弱牢肉

鸞車

周禮春官冢人及葬言鸞車象人

注鸞車巾車所飾遣車也亦設鸞旗言猶

也語

劉執中曰將葬則語以飭戒之

皮車 革車

周禮天官司裘大喪廡裘飾皮車

注皮車遣車之革路

王昭禹曰明器之車以皮飾之事死如事生之意

春官車僕大喪廡革車

輶輅車

史記秦始皇紀始皇崩于沙丘平臺秘之不發喪棺載

輶輅車中

漢書霍光傳載光尸柩以輶輅車

注文顏曰輶輅車如今喪輜車也孟康曰

如衣車有窗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輶輅車也臣瓚曰秦始皇道崩秘其事載以輶輅車百官奏事如

故此不得是輶車類也案杜延年奏載霍光柩以輶車
駕大廐白虎駟以輶車駕大廐白鹿駟為倅師古曰輶
輶本安車也可以卧息後因載喪飾以柳翼故遂為喪
車耳輶者密閉輶者旁開窗牖各別一乘隨事為名後
人既專以載喪又去其一總
為藩飾而合二名呼之耳

宋書禮志漢制大行載輶輶車四輪其飾如金根加施
組連壁交絡四角金龍首銜壁垂五采折羽流蘇前後
雲氣畫帷裳摵文畫曲蕃長與車等太僕御駕六白駱
馬以黑藥灼其身為虎文謂之布施馬既下馬斥賣車
藏城北秘宮今則馬不虎文不斥賣車則毀也自漢霍

光晉安平齊王賈充王導謝安宋江夏王葬以殊禮者
皆大輅黃屋載輜輶車

文獻通考唐葬代宗時發引帝見輜輶車不當馳道移
指丁未之間問其故有司曰陛下本命在午不太衝也
上哭曰安在枉靈駕而謀自利乎命改輶直午而行

容車

後漢書禮儀志大喪大駕甘泉鹵簿金根容車

祭遵傳遵薨贈以將軍侯印綬朱輪容車介士軍陳送

葬

注客車容飾之
車象生時也

鼈甲車

隋書禮儀志八品以下達於庶人鼈甲車無幘襖流蘇
畫飾

鳳凰車

宋書禮志漢明帝永平七年光烈陰皇后葬魂車鸞路
青羽蓋駕駟馬龍旂九旒前有方相鳳凰車

開轍車

五代會要喪葬三品以上輅車用開轍車油幘朱絲絡
網兩廂畫龍虎

合轍車

五代會要庶人喪車用合轍車工商諸色人吏無官者
諸人無職掌者無合轍車

買道車

宋史禮志周廣順元年葬故樞密使楊邠等輅車魂車
儀檟車買道車誌石車各一

送終車

遼史儀衛志送終車車樓純飾以錦螭頭以銀下縣鐸
後垂大氈駕以牛上載羊一謂之祭羊以擬送終之用

輶

說文輶喪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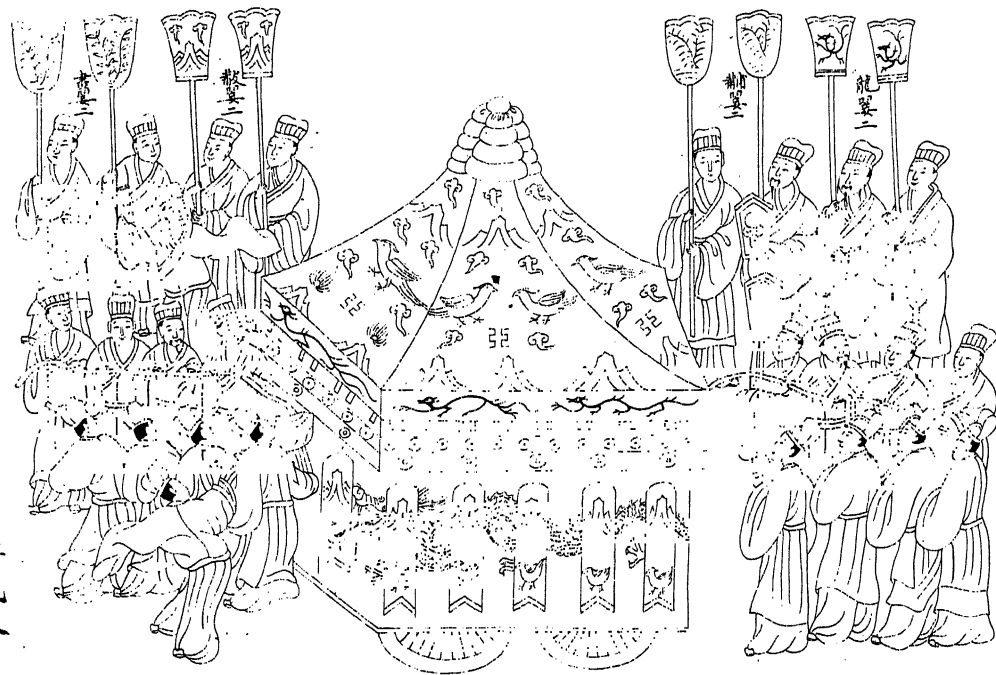
魏曹植卞太后誄徘徊輶拒號咷勿及

太常因革禮諸輶車三品以上油幟朱絲絡網施襪兩
廂畫龍幟竿諸末垂六旒蘇七品以上油幟施襪兩廂

畫雲氣垂四旒蘇九品以下無旒蘇

男子用素婦人皆用綵

柳車



聶氏本

周禮天官縫人衣翼柳之材

注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疏柳者諸色所聚日將

沒其色亦兼有餘色故云柳

服虔曰東郡謂廣輶車為柳

孔穎達曰案喪大記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荒帷荒所以衣柳則以帷荒之內木材為柳其實帷荒及木材等總名曰柳故縫人云衣翼柳之材注云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是帷荒總稱柳也

王昭禹曰柳陰木為之故喪車謂之柳

檀弓設萋翼為使人勿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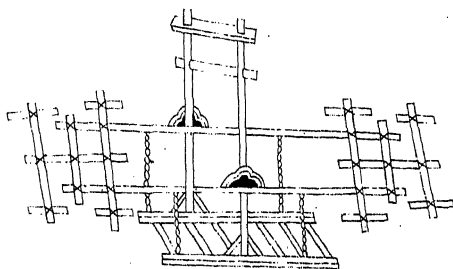
吳澄曰萋即柳也柳施帷荒以華戴柩之車而翼障於柳之旁以此飾柩使人不惡其凶也

漢書季布傳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進計布許之迺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

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為廣柳車鄧展曰皆棺飾也載以喪車欲人不識也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為柳櫨曰茂陵書中有廣柳車每縣數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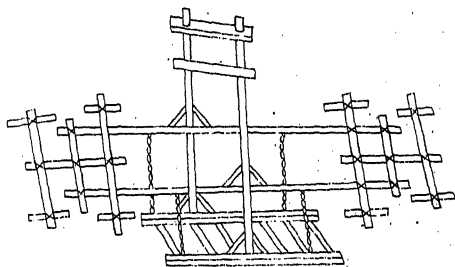
釋名輿棺之車其蓋曰柳柳聚也衆飾所聚亦其形倮也亦曰鼈甲以鼈甲亦然也

大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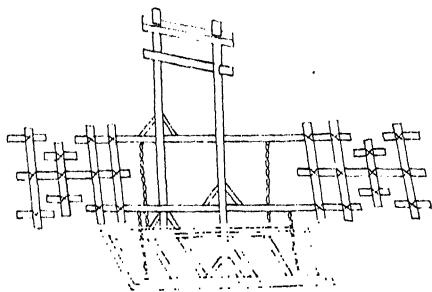


大昇輦

思陵錄大昇輦其制下為底而蓋以殿宇四柱皆旋安
插夾以青障左刻青龍右刻白虎前後各有朱扉前掛
黃緣簾上乘朱雀後為龜蛇以象玄武



丘瓊山
大舉新
圖



丘瓊山
新製遠
行舉圖

家禮古者柳車制度甚詳今不能然但從俗為之取其
牢固平穩而已其法用兩長杠杠上加伏兔附杠處為
圓鑿別作小方牀以載柩足高三寸旁立兩柱柱外施
圓柄令入鑿中長出其外柄鑿之間須極圓滑以膏塗
之使其上下之際柩長適平兩柱近上更為方鑿加橫
扁之兩頭出柱外者更加小扁杠兩頭施橫杠橫杠上
施短杠短杠上或更加小杠仍多作新麻大索以備扎
縛此皆切要實用不可闕者但如此制而以衣覆棺亦

足以少華道路或更欲加飾則以竹為之格以綵結之
其上如小亭施帷幔四角垂流蘇而已然亦不可太高
恐多罣礙不須太華徒為觀美若道路遠決不可為此
虛飾但多用油單裹柩以防雨水而已 某舊為先人
飾棺考制度作帷幌延平先生以為不切而今禮文覺
繁多使人難行後聖有作必是裁減了方始行得耳

驚輅

謝朓薨后哀冊文懷蜃衛而延首想驚輅而撫心

注周禮云

安車彤面繫總
皆載棺柩車也

香輿 影輿 蓋輿 錢輿 五穀輿

酒醢輿 衣物輿 庖牲輿

宋史禮志周廣順元年葬故樞密使楊邠侍衛使史弘
肇三司使王章例並用一品禮香輿影輿蓋輿錢輿五
穀輿酒醢輿衣物輿庖牲輿各一

牆

士喪禮巾奠乃牆

注牆飾柩也 疏巾奠訖
商祝乃飾棺牆即帷荒

檀弓周人牆置翣

釋名輿棺之車其旁曰牆似屋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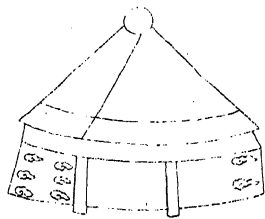
方慙曰牆以帷
樞而周圍如牆

帷
義詳棺飾
喪大記注

釋名帷圍也所以自障圍也

說文在旁曰帷

荒義詳棺飾
喪大記注



劉氏本

廣韻幌蒙掩

池

檀弓池視重雷

注以竹為池衣以青布縣銅魚焉疏池者柳車之池也重雷者屋承雷也以

木為之承於屋雷入此木中又從木中而雷於地故謂此木為重雷也生時既屋有重雷以行水死時柳車亦象宮室而在車覆鼈甲之下牆帷之上織竹為之形如籠衣以青布以承鼈甲名之為池以象重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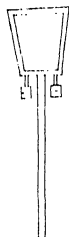
振容 褚 紉 齋 戴 魚

義俱詳棺節喪大記注

嬰



聶氏本



劉氏本

周禮夏官御僕大喪持翼

注翼棺飾也持之者夾蜃車

天官女御后之喪持翼

疏天子八翼后喪亦同女御持之左右各四人

禮器天子葬五重八翼諸侯三重六翼大夫再重四翼

疏天子五重八翼者葬宜堅固故多重宜多障蔽故八翼諸侯大夫卑故從而少飾

春秋左傳崔杼弑莊公葬諸士孫之里四翼不踴

世本武王作翼

小爾雅大扇謂之翼

釋名翼齊人謂扇為翼此似之也象翼扇為清涼也

翼有黼有畫各以其飾名之也

太常因革禮三品以上六翼四品四翼

家禮翼以木為筐如扇而有兩角高廣二尺高二尺四寸衣以白布柄長五尺黼翼畫黼黻翼畫黻畫翼畫雲氣其緣皆為雲氣皆畫以紫準格

披

既夕設披

注披輅柳棺上貫結于戴人君旁牽之以備傾虧

周禮夏官司士大喪作六軍之士執披

注作謂使之也披柩車行所以

披持棺者有組以結之謂之戴疏披者車兩旁使人持之若四馬六轡然故名為披也謂之戴者喪大記云纁戴是也

釋名兩旁引之曰披披擺也各於一旁引擺之備傾倚也

太常因革禮三品以上四引四披四品二引二披其持引披者皆布幘布深衣

揄絞

雜記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

注揄翟也采青黃之間曰絞屬猶繫也人君之抑其

池繫絞繒於下而畫翟雉馬名曰振容又有銅魚在其間大夫去振容士去魚疏大夫不得畫以揄紋屬於池下其池上則畫於揄得有揄紋也士亦有揄紋但不得屬於池下

幕

周禮天官幕人大喪共帷幕帘綬

注帷以帷堂或與幕張之於庭帘在樞上

檀弓布幕衛也繆幕魯也

注幕所以覆棺

陸佃曰爾雅纁帛繆蓋

衛幕用布魯用帛爾

方慤曰衛所存者殷禮故用布幕之質魯所存者周禮故用繆幕之文

釋名幕絡也在表之稱也

市

周禮天官幕人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市

掌次凡喪王則張市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

注張

市柜上
承塵

地官遂師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市先道野後

檀弓君於士有賜市

注市幕之小者所以承
塵賜之則張于殯上

釋名小幕曰市張在人上市市然也

布幃

姚翼家規通俗編用縣布三尺聯為一用竹八根以
繩綴之令役者八人執之圍婦女於中隨柅後行庶
不與男子雜及為觀者窺也

珠節子

五代會要輦同光三年敕斷錦繡祇使常式素車不定
人數使素紫白絹帶額遮幃輦上使白粉埽木珠節子
上使白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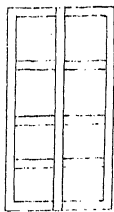
五品六品升朝官使二十人舁輦車竿高七尺長一丈

三尺濶五尺以白絹全幅為帶額婦人以紫絹為帶額
並畫雲氣周迴遮蔽上安白粉埽木珠節子二十道七
品八品升朝官使一十六人舁輦車竿高七尺長一丈
三尺濶五尺以白絹全幅為帶額婦人以紫絹全幅為
帶額周迴遮蔽上安白粉埽木珠節子二十道六品至
九品不升朝官使一十二人舁輦車竿高六尺長一丈
一尺濶四尺以白絹全幅為帶額婦人以紫絹為帶額
周迴遮蔽上安白粉埽木為珠節子一十六道

竹格

姚翼家規通俗編加大舉之上以覆棺者欲加飾則
以綵結之此虛文也若陸路則多用油單裏柩以防
雨水

折



本氏聶



劉氏本

既夕折橫覆之

注折猶展也方鑿連木為之蓋如牀而縮者三橫者五無簣寔事畢加之壙上

以承抗席橫陳之者為苞管以下

紆於其北便也覆之見善面也

故繼公曰陳折云橫則是折之狀當與抗木之橫者相似但未必有縮者耳

抗水



聶氏本



劉氏本

既夕抗木橫三縮二

注抗禦也所以禦止土者其橫與縮各足掩壙也

記抗木刊

注剝削之

教繼公曰兩面皆刊也

抗席



聶氏
劉氏
本同

既夕加抗席三

注席所以禦塵疏既陳抗木於折
北又加此抗席三頓於抗木之上

茵



聶氏本



劉氏本

既夕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縮二橫三注茵所以藉棺者翦淺也幅緣

士喪禮茵著用荼實綏澤焉

注荼茅秀也綏廉薑也澤澤蘭也皆取其香且禦濕

引

既夕屬引

注屬猶著也引所以引柩車在軸轅曰緇古者人引柩春秋傳曰坐引而哭之三疏引

謂緇繩言緇見繩體言引見用力故鄭注周禮亦云在車曰緇行道曰引

教繼公曰引柩車之索也屬之于車路云引者以用名之凡引天子用六諸侯四大夫士二

緇

曲禮助葬必執紼

注紼引車索也屬棺曰紼屬車曰引

疏繩

檀弓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

注示助之以力車曰

引棺曰紼

疏執引用人貴賤有數若其數足羸餘之人皆散行從柩至壙下棺定時則不限人數皆執紼也

方慤曰引在前屬之於車以道柩也紼亦旁屬之於棺以弔柩也道柩者惟有路用之而已弔柩者至下棺亦用焉故雖不執引而或從柩及壙亦皆執紼也

雜記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綽皆銜枚司馬執鐸

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

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

注廟中曰

縛在塗曰

引互言之

喪大記君葬用輜四縛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輜

二縛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縛無碑

注大夫廢輜此言輜

非也輜當為輅聲之誤也輅字或作國是又以誤為凡國在棺曰縛行道曰引至殯將定又曰縛縛或為率

封用縛去碑負引

注封周禮作定定下棺凡柩車及壙說戴除飾而屬紼于柩之紼又樹碑

於壙之前後以紼繞碑間之鹿盧輓棺而下之此時棺下定使輓者皆繫紼而繞要負引舒縱之備失脫也用紼去碑者謂縱下之時也疏至壙說戴除飾之後解此殯車之縛以繫于棺紼束之繩又將一頭繞碑間鹿盧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故云用縛去碑負引也

釋名從前引之曰紼紼發也發車使前也

後漢禮儀志大喪紼長三十丈大七寸為輓六行行五十人

隋書禮儀志執紼一品五十人三品以上四十人四品三十人並布幘深衣

撥

檀弓孺子贍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輅而搏轡諸侯輅

而設幬為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輅而設撥竊禮之不

中者也而君何學焉

注贛魯哀公之少子撥可撥引輅車所謂緋也三臣仲孫叔孫季孫

氏有若以臣況子也輅殯車也畫輅為龍幬覆也殯以
槨覆棺而塗之所謂菽塗龍輅以槨也諸侯輅不畫龍
榆沈謂以水澆榆白皮之汁有急以播地於引輅車滑
也廢去也緋繫於輅三臣於禮去輅今有緋是用輅僭
禮也殯禮大夫菽置西序士掘殯見衽顏抑止其學非
禮也疏以正禮而言天子之殯載柩于龍輅累材作
槨而題湊其木幬覆棺上而後塗之輅形庫下不似龍
唯輅與龍相類故鄭知畫輅為龍也諸侯以輅載柩不
畫為龍亦累木為槨設木丁上以幬之不為題湊直橫
木覆之亦泥塗其上為有榆沈故須設撥今三臣者依
禮廢輅不合用殯今乃設撥用輅是盜竊于禮不中法
式也喪大記大夫二綯二碑是大夫有綯綯即緋注既

夕禮云大夫以上始有四周謂之輶是有輶也此云三臣於禮去輶用輶僭禮不同者此據殯時大記及既夕謂朝廟及下棺大夫以柩朝廟之時用輶緋唯殯時用軼輶不得用輶緋

陸佃曰據此諸侯無搏設幃而已故曰天子之殯菴塗龍輶以搏如斧于搏上畢塗無蓋曰天子之殯龍輶以搏則諸侯無搏可知先儒謂亦累木為搏特湊非是揄性堅忍然以性沈難轉故設撥撥雖不可知

然謂之撥則以撥輶可知鄭氏謂撥所謂緋非是

胡銓曰幃不以搏而覆以他物廢輶欲竊禮設撥則不中禮

絳

釋名懸下壙曰絳絳將也徐徐將下之也

榆沈

義詳撰
檀弓注

功布



聶氏本

既夕商祝拂柩用功布

注功布灰治之布也

商祝執功布以御柩

注居柩車之前若道有低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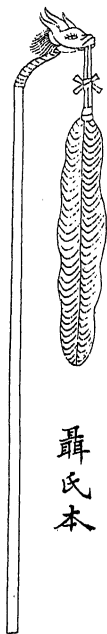
傾虧則以布為抑揚左右

之節使引者執披者知之疏執功布謂執大功之布

也

喪大記士葬比出宮御棺用功布

素
即
素



聶氏本

周禮地官鄉師及葬執纛

注翹羽葆幢也爾雅纛翳也以指揮輓柩之役正其行列

進退

開元禮五品以上纛竿九尺六品以上長五尺

鵝毛纛

五代會要諸纛今謂之鵝毛五纛

旒

爾雅緇廣充幅長尋曰旒

疏緇黑色也以黑色之帛廣全幅長八尺屬於杠名旒

禮論問下殤有旒否徐邈荅曰旒以題柩耳無不有

旒

後漢書禮儀志旂之制長三仞十有二旒曳地畫日月升龍書旒曰天子之柩

隋書禮儀志建旒三品以上及開國子男其長至軫四品五品至輪六品至於九品至較

茅



劉氏本

喪大記大夫葬御棺用茅

紙旛

趙景安雲麓漫鈔樞之有旛禮曰死者不可別已故
以其旗識之古人施於柩側近俗多用竹懸出於屋
陰陽家從而附會之以為死者之魂悠揚於太空認
此以歸如浙東溫台以至江東諸郡兼採釋氏之論
從而易為旛植巨木高入雲表苟多子則立旛相接
尤可怪

紙錢

唐書王璵傳璵為祠祭使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禳祓大抵類巫覡漢以來葬喪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為鬼事至是璵皆用之

五代史記晉天福八年祭顯陵於南莊焚御衣紙錢周顯德六年世宗慶陵攢土發引之日百官設祭於道翰林院楮錢大若盞口餘令雕印字文文之黃曰泉臺上寶白曰冥遊亞寶

封演見聞記紙錢今代送葬為鑿紙錢積錢為山盛
加雕飾舁以引柩案古者享祀鬼神有圭璧幣帛事
畢則埋之後代既寶錢貨遂以錢送死漢書稱盜發
孝文園瘞錢是也率易從簡更用紙錢乃後漢蔡倫
所造其紙錢魏晉以來始有其事今自王公逮於匹
庶通行之矣凡鬼神之物其象似亦猶塗車芻靈之
類古埋帛今錢紙則皆燒之所以示不知神之所為
也

李濟翁資暇錄以紙寓錢起於殷長史洪慶善辨證
云南齊東昏侯好事鬼神翦紙為錢以代束帛李淳
風盛行其事唐王璵傳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
以紙當錢為鬼事至是璵乃用為襁褓則是喪葬之
焚紙錢因於漢世之瘞錢其禱神而用紙錢則起自
殷長史盛行於李淳風王璵也康節先生春秋祭祀
約古今行禮亦焚楮錢伊川先生怪而問之曰明器
之義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心乎徽廟朝高峰廖用

中奏乞禁焚紙錢有云怪當世鑿紙為錢焚之以徼福於鬼神者不知何所據依乃荒唐不經之說要亦下里之所傳耳使鬼神而有知謂之慢神欺鬼可也李珂松窗雜說云世既是妄人死而為鬼其妄又可知無身心耳目口鼻之實而習常不斷顛倒沈迷豈復覺悟方其具酒殽列明器鑿紙為錢之意蓋亦祖漢瘞錢法原其本初就隱而埋之蓋以妄塞妄也誠恐瘞錢必遭發掘轉為死者之禍耳後沿至唐而焚

之其來久且遠而廖高欲絕之以塞妄費且夫子謂
死葬之以禮又曰敬鬼神而遠之夫子不欲遽絕而
以有無之中言之唯邵康節約古今而行之又云脫有
益非孝子順孫之心乎最為通義

戴埴鼠璞法苑珠林載紙錢起於殷長史唐王璵傳
載漢以來皆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寓錢王璵乃用
於祠祭今儒家以為釋氏法於喪祭皆屏去余謂不
然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謂之明

器神明之也漢之瘞錢近於之死而致生以紙寓錢亦明器也與塗車芻靈何以異俗謂果資於冥塗則可笑

都穆聽雨紀談今士庶之家凡有喪者其靈座前皆設穀果或土或木任意為之而飾以色其祭祀則必焚楮錢及金銀楮錠楮錢亦有用金銀者陶穀清異錄載周祖靈前看果皆雕香為之形色如生則穀果五代時已有之矣唐書王璵傳載漢以來皆有瘞錢

後里俗稍以紙寓錢璵乃用於祠祭則祭祀之焚楮
錢蓋始於璵又清異錄載周世宗發引之日金銀錢
寶皆寓以形而楮錢大若盞口其印文黃曰泉臺上
寶白曰冥遊亞寶則金銀楮錠及錢亦始於五代時
矣

乾學案紙錢見唐封氏見聞記云魏晉以來
有其事且王與傳亦有之非始於五代也

紙房子

元典章至元七年十二月尚書刑部奉尚書省劄付該
準中書省咨十一月十八日奏過數內一件民間喪葬
多有無益破費畧舉一節紙房子等近年起置有每家
費鈔不惜為之者甚為無益其餘似此多端奉聖旨紙
房子無疑禁了者欽此都省議得除紙錢外據紙糊房
子金錢人馬并綵帛衣服帳幙等物欽依聖旨事意截
日盡行禁斷

白鼓

隋書禮儀志後齊定令親王公主太妃妃及從三品以上喪者借白鼓一面喪畢進輸

方相



本氏聶

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大喪先匱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啟方良

注方良周雨也

鄭錡曰喪則使之為前驅以辟凶邪葬則使之入壙擊周雨所以安神靈亦厭勝之術

思陵錄治平方相高五丈用八百人曳之乃能動

宋史禮志身無官而葬用方相者嚴禁之

魃頭

隋書禮儀志四品以上用方相七品以上用魃頭

開路神

馮善家禮集說今人用竹為格用紙糊人執戈長丈
餘道柩先行謂之開路神其代方相之遺意與

姚翼家規通俗編周禮方相氏狂夫四人家禮大夫
士之喪用二人為魋頭今俗用竹為格糊紙為人長
丈餘執戈導柩先行謂之開路神方相之遺意也從
古從今無所不可

讀禮通考卷九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禮通考卷九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湄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汪鏞

謄錄監生臣崔灝

欽定四庫全書

讀禮通考卷九十七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喪具三

明器

既夕陳明器於乘車之西

注明器
藏器也

檀弓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是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

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

注之往也死之生之
謂無知與有知也

是故竹

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

注味當作
末末斲也

琴瑟張而不平

芋笙備而不和

注無宮商之調

有鐘磬而無簋虞

注不縣之也橫曰簋植曰

虞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注言神明死者也神明者非人所知故其器如此疏之謂生

者以物往送死者何庸云言往送死者而致此死者如草木無知則不仁往送死者而致此死者如金生之物則不知皆不可行也聖人為教使人子于亡者不便謂無知不便為有知故制明器以神明求之並不精善也若全無知則不應用若全有知則亦不應不成是不死

世亦呼黑為沫也瓦不成沫謂瓦器無光澤也斲雕飾也

劉敞曰之往也之死謂以禮往送死者也往送死者而即以死者之禮待之是無愛親之心為不仁不可行也往送死者而復以生者之禮待之是無燭理之明為不知亦不可行也此所以先王為明器以有知

無知之間待之故備物而不可用也備物則不致死不可用則亦不致生其謂之明器者蓋以神明之道待之也

陳祥道曰不曰神明之器特曰明器者以神之幽不可不明故也周官凡施于神者皆曰明故水曰明火曰明火以至明燹明燭明寯者皆神明之也蓋其有竹瓦木之所用琴瑟筚篥鐘磬之所樂者明之也所用非所用所樂非所樂神之也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

注所謂致死之

仲憲孔子弟子原憲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

注所謂致生之

周人兼用

之示民疑也

注言使民疑於無知與有知

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

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

親乎

注言仲憲之言三者皆非此或用鬼器或用人器疏原憲言夏后氏別造明器者以亡人無知故

以不堪用之器送之也殷家不別作明器即用祭祀之器者祭祀堪為人用以亡者有知與人同故以有用之器送之也周世并用二代之器者不定其為無知不定其為有知示民疑惑不定也曾子言二代用器非是為有知與無知也正是質文異耳夏代文言鬼與人異故純用鬼器送之非為無知也殷世質言鬼雖與人異亦應恭敬故用恭敬之器送之非為有知也周極文言亡者亦宜鬼事亦宜敬事故并用鬼敬二器非為示民疑忽也然周唯大夫以上兼用耳士唯用鬼器不用人器雀靈恩云此王者質文相變耳古謂夏時也若是無知則是死之義也憲言三事皆非而曾子獨譏無知者譏一則餘從可知也

石梁王氏曰三代送葬之具質文相異故所用不同其意不在於無知有知及示民疑也仲憲之言皆非曾子非之末獨譏其說夏后明器蓋舉其說之甚者也

方慤曰明器祭器三代之所兼用蓋處以死生之間而已豈特周然哉而仲憲必以夏用鬼器殷用人器則是夏有致死之不仁殷有致生之不知矣宜乎曾子不然其說也然曾子之言止及于夏而不及于殷以死其親尤君子之所不忍也

李格非曰明有象幽無形以有象之器事無形之鬼故曰明器以其對于祭器故亦曰凶器以人道而事鬼神故曰祭器以其對于凶器故亦曰生器生器則文而不功明器則具而不用有生器具之以適墓象死道也有明器具之而不用明不復用也由死道以思其生由不用以思其死皆所以重孝子之哀也

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

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歟乎哉

注殆幾也殺人

用其器漸

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注神明死者異於生人疏謂夏家為明器知

死喪之道矣以孝子事親不可闕故備其器物若似生存以鬼神異于人故備而不可用孔子既論夏家之是又言殷代之非以生人食器而供死者近于用生人而殉死人也

釋名送死之器曰明器神明之器異于人也

司馬氏書儀明器刻木為車馬僕從侍女各執奉養之

物象平生而小多少之數依官品

既夕禮有明器用器燕器孔子曰之死而

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注死之生之謂無知與有知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沫木不成斲。又曰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又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喪葬令五品六品明器許用三十事。非升朝官者許用十五事。下帳為牀帳茵席倚卓之類。并用器椁櫨盤瓶盂之類。皆象平生所用而小也。

家禮造明器

刻木為車馬僕從侍女各執奉養之物象平生而小。準令五品六品三十事七品八

品二十事朝官十五事

朱子語類朱子答明器之問云禮既有之自不可去然亦更在斟酌今人或全不用也喪事都不用冥器糧瓶之類無益有損棺槨中都不著世俗所用者

一物

明弓矢

周禮夏官司弓矢大喪共明弓矢

注明器之用

頌琴

春秋左傳襄公二年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櫝以自

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

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

注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櫬棺也

頌琴琴名猶言雅琴皆欲以送終

疏琴瑟必以送終也詩有雅頌故以頌為琴名櫬琴同文知皆欲以送終也

顧湄曰頌琴明器之屬即既夕有燕樂器
周官廠樂器檀弓琴瑟張而不平是也

熬筐



聶氏本

周禮春官小祝大喪設熬

疏熬謂熬穀殯在堂時設於棺旁所以惑蚍蜉

士喪禮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腊

注熬所以惑蚍蜉今不至棺旁

苞



聶氏本

既夕苞二

注所以裏遣
奠羊豕之體

葦苞



本氏聶



本氏劉

記葦苞長三尺一編

疏葦草既長截取三尺一道編之用便易故也

司馬氏書儀既夕禮苞二注所以裹奠羊豕之肉檀弓曰國君七介遣車七乘雜記曰遣車視牢具或問曾子曰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大享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晉賀循用腐一簋以代所苞牲體今遣奠既無牲體又生肉經宿則臭敗不若用循禮得事之宜然遣奠之時亦當設脯既奠苞以蒲篋或藉或竹掩耳或席簟之類包之皆可也

筥



聶氏本

既夕筭三黍稷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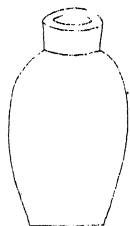
注 筭 黍 稷 麥 種類

記管筭三其實皆淪

疏 筭 用 管 草 黍 稷 皆 淹 而 漬 之

書儀既夕禮筭三黍稷麥今但以竹器或小罌貯五穀各五升可也

壺



聶氏本

既夕饗三醯醢屑用疏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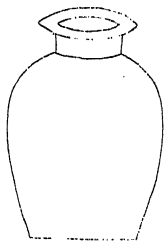
注屑薑桂之屑也罩覆也

書儀既夕禮饗三醯醢屑鄭注薑桂之屑也今但以小

罍二貯醢醢

朱子曰苞苴饗以盛羊豕五穀酒醢醢雖古人不忍死其親之意然實非有用之物且脯肉腐敗生蟲聚蟻尤為非便雖不用可也

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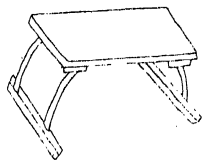


聶氏本

既夕甌二醴酒冪用功布

注甌亦
瓦器

析



聶氏本

既夕皆木桁久之

注桁所以殿苞筭甕甕也久當為灸灸謂以蓋案塞其口

聶崇義曰苞筭等燥物直苞塞之無甕甕甕等濕物直灸塞其口又如冪覆之孔義云桁以木為之置於地所以度甕甕也阮氏梁正等圖云桁制若今之几狹而長以承藏具實未見聞

瓦器

後漢禮儀志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瓦鐙一瓦竈二瓦
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瓦案九瓦大杯十六瓦小杯二
十瓦飯槃十瓦酒樽二

俑

孟子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

注俑偶人也用之送死仲尼重人類謂秦穆公時以三良殉葬本由有作俑者也疏坪蒼云木人送葬設闕

而能俑跳故名之曰俑

謝惠連祭古冢文序東府掘塹一尺得古冢上無封域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為人長三尺許初開見悉為人形以物振撥之應手灰滅

司馬光乞撤去福寧殿前泥女劄子臣竊見大行皇

帝梓宮在福寧殿自啓葢以來每日裝飾泥女置於殿前傳以粉黛衣之綺繡狀如俳優又類戲劇臣不知其說果何為也羣臣見者無不駭異或歎其失禮或默有譏誚黷嫚威神莫甚於此殆非所以裨助喪容觀示萬方伏望聖慈速令撤去孔子曰葬之以禮此孝之大也臣願陛下因此特降聖旨下有司應將來靈駕進發以至襄事凡儀仗送終之物有鄙俚無稽不合禮典如此之類悉宜撤去無使四方之人有

所觀笑

桐人

王肅喪服要記魯哀公葬父孔子問曰寧設桐人乎哀公曰桐人起於虞卿虞卿齊人遇惡繼母不得養父死不得葬知有過故作桐人吾生供養何用桐人為

芻靈

檀弓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

注束茅為人馬謂之靈者

神之類

釋名束草為人馬靈名之也

四神十二時

五代會要喪葬三品以上明器九十事四神十二時在內不得過二尺五寸餘五品以上明器六十事四神十二時在內九品以上明器四十事四神十二時在內不得過一尺餘

塗車

檀弓塗車芻靈自古有之

疏塗車
塗作車

釋名塗車以泥塗為車也

茅馬

後漢書光武帝紀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馬茅馬

木馬

趙明誠金石錄唐文德皇后墓表太宗御製文曰無金玉之寶玩用之物木馬寓人有形而已

看果

唐會要開元二十九年敕送葬祭盤不得作假花果及樓閣

顧起元說畧今靈前看果乃五代周太祖靈前雕香為之形色與真無異

賜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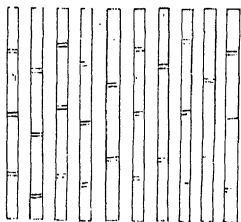
聶氏本

既夕書贈於方若九若七若五

注方板也書贈奠贈
之人名與其物於板若

九行若七行若五行
疏
所送有多少故行數不同

遺策



聶氏本

既夕書遣於策

注策簡也遣猶送也謂所當藏物疏編連為策不編為簡

蔡邕獨斷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

衡

喪大記君封以衡君命毋譁以鼓封

注衡平也人君之喪以木橫貫絨耳

居旁持而平之又擊鼓為縱舍之節疏諸侯禮大物多棺重恐樞不正下棺之時別以大木為衡使人以縛直繫棺束之絨平持而下備傾頓也

籠

周禮地官遂師及寔抱磨共丘籠

注丘籠之役窆復土也其器曰籠疏下

棺之時遂師帥執紼者之人名歷適而校數之下棺之後以壙上土反復而為丘壟皆須籠器以盛土也

茶

周禮地官掌茶掌以時聚茶以共喪事

注茶茅
芳也

鄭鍔曰茶
以禦濕

葦蒲

周禮地官稻人喪紀共其葦事

注葦以闔壙
禦濕之物

澤虞喪紀共其葦蒲之事

注葦以闔壙蒲以為
席疏席謂抗席

蜃

周禮地官掌蜃掌斂五物蜃物以共閭壙之蜃

注五物蚌蛤之

屬閭猶塞也將井搏先塞下以蜃禦濕也

稷欄褥

宋史禮志梓宮藉以稷欄褥

黃腸題湊

漢書霍光傳光薨賜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

服虔曰便房藏中便

坐也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故曰黃腸木頭皆向內故曰題湊

漢舊儀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內梓宮

次梗檟柏黃腸題湊

聖周

檀弓夏后氏聖周

鐵帳

宋史禮志進玄宮有鐵帳覆梓宮

鐵盆 鐵山

宋史禮志鐵盆鐵山用然漆燈

銅斗

南史宋張永嘗開真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何承天曰此斗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台居江左者唯甄邯此必邯之墓及啓冢又得一斗復有一石銘曰大司徒甄邯之墓

灰隔

朱子語類先生葬長子其壙用石上蓋厚一寸許六段橫湊之兩旁及底五寸許內外皆用石灰雜炭末細沙黃泥築之問槁外可用炭灰雜沙土否曰只

純用炭末置之槨外槨內實以和沙石灰或曰可純用灰否曰純灰恐不實須雜以篩過沙久之灰沙相乳入其堅如石槨外四圍上下一切實以炭末約厚七八寸許既辟濕氣免水患又截樹根不入樹根遇炭皆生轉去以此見炭灰之妙蓋炭是死物無情故樹根不入也抱朴子曰炭入地千年不變問范家用黃泥拌石灰實槨外如何曰不可黃泥久之亦能引樹根又問古人用瀝青恐地氣蒸熱瀝青溶化棺有

偏限却不便曰不曾親見用瀝青利害但書傳間多
言用者不知如何

義門鄭氏家儀開穴深淺或五尺七尺縣棺而窆之
太深有水考妣共穴但用輓甕以石灰砌定中間隔
為兩穴上用石板蓋之如不用輓石者但用秣米糊
調石灰粥以石子沙土一層灰粥一層以滿為度棺
上亦以石子沙土灰粥厚尺餘至年月久遠堅固似
石此為便法

王文祿葬度鋪棺底今用竈間柴灰柴灰帶火性且
鹹濕甚不可也或用石灰和陳壁土或用炭細末和
石灰或用燈心草或用山黃土家禮用糯稻殼燒灰
今云班糠但一時不易得也予思之石灰炭細末及
寺觀中燒過紙灰三和之厚鋪棺底再覆白紙紅絹
梓木板寸餘厚與棺底一樣厭之方入褥席與尸四
旁布帛與紙塞實不使有空隙可也木枕裏布庶首
不仰垂二親因俗用紙枕今尚憾也惟外母先姊得

用木枕云

呂坤四體疑土有燥濕灰隔禦濕也宜於江南堅重
脂膏之木南北皆宜矣萬物生於土死者以即土
為安亦藉土以為生氣灰死物經火煨燼之餘無生
氣矣江南下濕水易浸棺故作灰隔假其燥以禦濕
也若地高土燥恐灰隔益燥而滲油余葬先人時棺
之外有槨棺槨之間灌漑青厚寸許兩槨之外包以
堅木似足以當濕氣未曾用灰隔未知堅久何如然

柏之堅松杉之油皆能久遠北方崖柏不在油杉之下家禮重油杉謂江南之濕也桑棗槐檀皆堅實不知入土久近宜向達於物理者咨焉此孝子之博慮也

馮善家禮集說或問槨內外皆實灰沙則以朱子之言為據槨又加底亦有據乎曰頃葬先人慮地有水繆出意見槨乃加底用油灰麻筋召船匠脩其縫薄溶滌青塗其外用以載柩槨之內外如前法各實以

灰沙既平，樽口再加外蓋，用直板合成艙，其縫不用橫者，仍用油灰批縫密釘之，再溶瀝青塗其上，更下灰沙盈坎乃止。又問樽內外既皆實，以灰沙何必又用木樽？在內曰：灰沙須發熱過乃堅，若不用樽隔之，則天雨地泉浸濕，灰沙不能堅結。故用樽隔之，則樽外灰沙縱然浸濕不結，而樽內者自能發熱堅固，及樽朽腐而內灰沙已皆堅結久矣。所以樽加底蓋非無謂也。又問木樽作雨三套，做如何？曰：雖便舉動，縫

內漏水入去却不便必作一箇做方妥當

華氏慮得集壙內若多用執石本乎愛重恐後不免被盜取發蓋吾目見多矣不若不用之為無累也只足多用三沙先鋪厚數寸在底下平實築之下棺之後細築四旁與蓋相平則以杉木去皮為段長過棺底之闊密密橫排一二層於蓋上更以輕煤細灰稠調泥水縫隙及其兩頭近土則易朽須三沙更包之橫木之上厚下三沙一二尺細細輕築以實為度期於堅固便如一塊三沙相似若無水滲三沙自然膠硬如石矣如此庶幾可勝在上之重土不致便顛壓於棺內待乎年深世久骨肉既銷木亦當腐俱化為土矣豈不遂夫天地自然之道而永免發掘之虞也力不能辦三沙則以細黃土如法堅築而固之亦可畧用漆成軌砌之亦可棺用松杉木隨力營辦約厚三寸之下慎勿寬大蓋宜加厚不須全板但得匠

手製縫緊密為上切不可用價高之木只以松杉二
木足矣却須預漆內外之縫為佳棺內必用尸牀
以杉板為上可厚一寸之下兩頭用杉木橫枕上高
寸許中間勿用板下用糯糠燒灰細篩厚鋪襯而平
實之切勿用紙錢之類引水故也製三沙之法黃
沙石灰乾黃泥細篩各五石為率勻預造五斗糯
米下一石水之酒俟熟可飲則瀝和三沙乾濕得所
堆聚而畜之俟熟過則用入壙內堅築如力不能辦
三沙則細黃土堅築之亦可常見術者言三
沙在土中歲久堅于石但怕水淪亦難發掘
江鄰幾雜志錢君倚學士說江南王公大人墓莫不
為村人所發取其輓以賣者是輓為累也曰近江南
有識之家不用輓葬唯以石灰和
篩土築實其堅如石此言甚中理

魏禧灰槨紀事造灰槨者於下埭先三四日取上好

塊頭石灰數千斤用水灑過令化以米篩篩嫩灰貯
用其麤頭未化者再用水灑篩出嫩灰將麤頭另貯
若人力有餘臨期灑灰令化即用築之尤妙用灰
之法不可太燥燥則不粘不可太濕濕則氣散臨時
須以少水灑之拌勻用手輕捏成團重捏即散為度
既鋤土穴周圍仍以火輒砌撐其闊狹度容棺之
外頭空一尺脚空一尺餘兩旁各空一尺以灰下灰
多不過二尺少不過五寸須看地勢穴情以定灰之

厚薄 甃磚外有空隙處先用無沙石好黃泥築之
輕築令磚牆緊靠以便築灰然四圍磚牆須逐節砌
高一邊下灰一邊下土若頓爾高砌牆內空虛則築
外土時便震偏磚牆偏內矣 穴內先用嫩灰一二
寸鋪底置棺其上四旁下灰築齊棺面平鋪灰於上
築之每遍只可一二寸先以腳躡實然後用槌輕築
漸漸至重槌忌太重重則剥灰用槌之法不論人數
以人多為妙且行且築須槌跡粘連一路周而復始

度築灰堅至六分便下新灰更築太堅則上下不相
粘面上一層不妨畧用重築至極堅灰面發光槌響
作金石聲更築少許為度 築灰既完仍用火輒接
四圍撐牆卷砌其上成一軌撐若穴淺墳不宜高大
者不用卷砌即加灰頭黃泥可也 輒撐之上用灰
頭和勻上好黃泥堅築數十亦以穴之淺深為度
上用嫩泥寸許鋪之止以脚畧躡勻然後置堅好大
石數塊其上仍須合縫抵灰約周輒撐為度石須堅

厚止一大塊者為上塊數少者次之 既置大石上用好黃泥堅築至頂其泥以光熟至極為度將及墓面築龜背形然後用嫩土鋪勻砌甃或仍砌大石

墓前煖土若地穴原有餘土必不可掘去若穴勢淺却無餘土仍當用黃泥堅築之蓋墓久崩壞多由煖土不堅實故也 又曰昔先君子築先大父母墓用純灰埴不用三合土以為三合土易上濕氣而灰埴純燥地氣久蒸結為鐵石蓋有所受之也際瑞等葬

先父母遂用此法間又益以私意因悉書而記之禧
常謂送死者衣衾之華美不如棺之精密棺之精密
不如墓之堅緻蓋衣衾雖美不過慰炫一時棺木亦
數月未歸土時所重若墳墓堅緻直千百年不壞之
物也今人苟且造墳或久暴不葬而專美衣衾是所
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又或酒食僧道糜費不貲
至於營葬則吝財苟成其亦惑矣先君子曰宜薄斂
宜厚葬故先父母之喪斂用布素棺不華漆夫斂薄

則內無物可欲葬厚則外無隙可乘人非財力寡弱
其於父母骨肉送死之際安可不講於此哉

楊文言曰家大人旭樓集中載遷葬曾大父卓菴公
事記言江南地壙中多水三合灰土片片如雲母堅
結之說頗不可信又洋溪及蓮花塘諸阡紀載壙中
用堅實甃甃砌如橋者能久其石壙蓋石太重兩牆
力不勝載必崩毀下壓棺槨年久之木為慮甚大庚
中年葬庶祖母即廢石用甃同時葬季父亭玉而諸
弟用石壙已復土亦深悔之向日魏冰叔來毘陵見
其灰槨紀事論灰土及石蓋大人深辨且戒文言等
宜慎今閱此冰叔數條
偶憶其事謹附識於末

讀禮通考卷九十七